

《共产党宣言》的文化哲学意蕴及其现实启示

范宝舟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 《共产党宣言》中长期被遮蔽的文化思想已经在不断地被揭示出来。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化属性是什么?其考察文化的方法论如何?与此相关,它对我们如何审视今天的文化有什么启示?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有着进一步深入考察的必要。文章认为,《共产党宣言》文化属性的核心要旨是作为呈现意义的思想观念,而不是广义上的“人化”范畴。《共产党宣言》对文化的考察不是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性的或实证性的考察,而是文化哲学的考察,即,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作为呈现意义的思想观念之所以生成的本体论考察,在此基础上确立作为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所以,《共产党宣言》的现实启示就是要对今天中国现实社会中现存的作为呈现意义的思想观念做出符合唯物史观的解释。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文化哲学; 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 思想观念

[中图分类号] A8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8)03-0034-07

《共产党宣言》中长期被遮蔽的文化思想已经在不断地被揭示出来。如,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就是从解构主义视角揭示《共产党宣言》文化思想的杰作。汤林森指出,《宣言》“是文化现代主义的宣言”^{[1]287}。(当然,他们思想中背离唯物史观的文化本体论本质是需要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化范畴的属性是什么?其考察文化的方法论如何?与此相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共产党宣言》文化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有着进一步深入考察的必要。本文认为,《共产党宣言》文化属性的核心要旨是作为呈现意义的思想观念,而不是广义上的“人化”范畴。《共产党宣言》对文化的考察不是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性的或实证性的考察,而是文化哲学的考察,即,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作为呈现意义的思想观念之所以生成的本体论考察,在此基础上确立作为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所以,《共产党宣言》的现实启示就是要对今天中国现实社会中现存的作为呈现意义的思想观念做出唯物史观的解释。

一 《共产党宣言》作为文化哲学文本的依据

《共产党宣言》视域中的文化,既不是人类学或

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也不是纯粹文学、艺术或美学意义上的文化。此种文化,在马克思那里都只是一种表象,是以观念、意识、概念、意义等载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一种存在。甚至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链条中,他并没有对具有上述形式和内容特点的文化进行过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文化研究不能简单地冠名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理论”。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我们根本也找不到此种意义上的“文化理论”文本。所以,寄希望于通过查找马克思文本中有多少“文化”字样来确认马克思有没有文化理论,本身就是缘木求鱼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对于观念、意识、概念、范畴、精神之所以生成的考察,则构成贯穿马克思文本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55}

《共产党宣言》的文化研究,就其实质而言,不是要对作为观念、意识、概念,乃至人的精神的载体进行现象描述,而是要对观念、意识、概念、意义,乃至人的精神等精神现象的生成进行本体论视角的深层追问,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视域中的文化是

[收稿日期] 2018-04-12

[作者简介] 范宝舟(1967-),男,江西彭泽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属于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共产党宣言》作为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文本,其依据体现在对文化范畴的观念意义本质属性的界定、文化生成的社会存在追问以及文化功能的科学理解和把握上。

其一,《共产党宣言》中尽管没有出现“文化”概念,但其讨论的对象——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无产阶级的观点意图——又恰恰是文化范畴的核心。关于文化内涵的界定是学术史上歧义最多的问题之一。从广义的层面来理解,文化被理解成为“人化”,即凡是打上了人的烙印和痕迹的东西,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广义文化概念是相对于自在自然而言的一个概念。很多学者从广义层面,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类。广义层面文化的理解,是从最普遍的意义给予文化的一种定位。这种界定,由于范围过于宽泛,模糊了文化研究的边界,所以很难进一步推进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实际上,某一种东西之所以成为文化,关键是要看它有没有表达或建构某一种意义,即,是否表达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观念理解。物质、制度和精神,之所以成其为文化的核心是因为意义的建构。因此,文化的根本标识是意义的建构。比如,一块砖之所以是文化的,不在于这块砖本身的物质性,而在于通过这块砖所体现出来的意义。砖不过是意义的载体而已。制度和精神同样如此。当然,建构什么样的意义以及如何建构意义,则又是与社会历史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宣言》所论及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无产阶级的观点意图等等,实质上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处于资本统治下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共产党宣言》在论及资产阶级对现存的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时指出:“人们终于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275}

《共产党宣言》文化哲学的考察,从内容上来看,是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即,马克思不是抽象的谈论作为广义的文化,而是聚焦于文化的具体的“种”的考察。比如,《共产党宣言》中考察了观念、意识、概念、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社会意识、哲学、宗教、文学、道德、教育等等。但对上述诸多文化的“种”的考察又不是专门的、体系建构式的考察。而《共产党宣言》文化哲学的考察,从其研究目的和追求上来看,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比如,马克思对上述文化的“种”的考察,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有机体的整体视野中来考察,尤其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

考察这些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深层根源。

其二,《共产党宣言》的文化哲学特质,还集中体现在基于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条件,展开对思想观念所表达的意义进行形而上学的追问。一方面,在《共产党宣言》那里,思想观念是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所以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和法的观念,是与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相一致的。比如,在关于自由的理解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所蕴含的意义就具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共产党宣言》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2]292};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认为,特定阶级的意志不仅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而且在社会中具有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为统治阶级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对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是一致的,从而精神的力量与物质的力量形成彼此呼应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2]98},即,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表现。再一方面,思想观念所表达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是僵化的,而是变动的。观念的变化不是观念自身的运动,而是基于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变动而变动。《共产党宣言》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291}所以,当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思想在一个社会中出现的时候,这就说明,“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2]292}总之,在《共产党宣言》中,思想观念及其变化同生产方式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及其变化是相联系的。割裂这种联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成为黑格尔式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

其三,《共产党宣言》把对社会现实的改造与对思想观念的改造辩证结合起来。马克思的理论创造不只是一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因此,马克思总是把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结合起来。诚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15}《共产党宣言》遵循这一路径,一方面,深刻剖析资产阶级把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结合起来,以抽象的思想观念的永恒性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永恒性做论证和辩护,麻痹和控制无产阶级的精神世界,为维护自身统治提供思想支撑。《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

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2]289};另一方面,在阐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揭示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阶级本质的同时,阐明共产主义的意图、观念和主张。其根本目的在于:清除资产阶级观念,以及种种对共产主义进行责备的思想,对工人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干扰,同资产阶级争夺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的领导权,从而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使其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真正担负起解放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293}

二 《共产党宣言》文化哲学意蕴的集中体现

《共产党宣言》对文化的考察不是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性的或实证性的考察,而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提出的作为呈现意义的思想观念之所以生成,以及无产阶级应然坚守的思想观念的形而上学追问。正如恩格斯所言:“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252}所以,《共产党宣言》的文化思想是属于文化哲学视域的,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如下4个方面:

其一,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视域出发,《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运动逻辑。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在全球各地的东奔西走、世界市场的开拓,导致生产要素、产品消费以及需要满足,都在超越民族、国家地域性范围而得以配置。这不仅使各民族国家的物质生产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正是由于物质生产的这种世界历史联系,使精神生产也超越国界,以至于“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276}这里关于文学这一概念“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2]276},实际上,这些著作不过是思想观念的载体,其内在本质依然是作为思想观念意义上的文化。至于文学由“多种”向“一种”转变,表明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上,至少蕴含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产生于异质性的社会存在基础上的“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随着交往的扩大超越地域限制,成为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2]277},也就是说,资本扩张在客观上把“多种民

族和地方的文学”带进了世界历史进程,使它们之间发生联系。所以,如同生产要素、产品消费以及需要满足的全球配置一样,精神生产由于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也不再局限于以地域性的精神产品作为创作素材,而是可以利用“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作为创作素材,从而为丰富世界的文化宝库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由于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被体现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学所征服,转变成单一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所谓的“世界的文学”。在这里,马克思是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封建主义,乃至野蛮的、未开化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先进性视角来阐述向“世界的文学”这一转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了人从以人身依附为轴心的社会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轴心的社会关系的转变。这不仅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的标志。相对于封建主义,乃至野蛮的、未开化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能力的发展,无疑具有其历史进步性。这就是落后民族国家的文化,抵挡不住资本主义文化侵略的根本原因。但同时,马克思也深刻地认识到资本扩张带来民族文化地位之间的不平等,认识到经济上的依附性带来文化上的依附性。他指出,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是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275}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了自身文化运动的深刻矛盾。即,资产阶级开创的现代性恰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其自身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凸显其自身文化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而且为全世界无产者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创造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其二,《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产阶级作为思想观念的文化生成的物质基础及其本质属性。《共产党宣言》以历史的逻辑展示了现代资产阶级是如何从城关市民转化过来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资产阶级所建立的社会关系,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金钱关系。即,交换价值成为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275}。这也就是马克思在《伦敦手稿》中进一步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依赖性。在以物的依赖性为轴心的社会里,作为思想观念的文化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现金交易特

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文化必然浸润着商品化的逻辑。《共产党宣言》尽管没有提出“文化产业”“文化工业”这样具有典型性的文化商品化的概念,但通过对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等文化创造者和传播者头上的神圣光环被金钱所世俗化的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交换价值属性。《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2]283}。尽管这种变化对于摧毁封建腐朽文化有其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但是,这种利己主义的打算却深深浸入到文化领域,成为文化的轴心逻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上升为资本扩张的重要元素,更是对《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观点的现代证明;二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文化不仅是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表达,而且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做合法性辩护。《共产党宣言》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意志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以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并且为其所决定。《共产党宣言》指出,“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2]283}。所以,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能够被资产阶级所理解,而资产阶级恰恰不能对资产阶级所有制有所理解。不仅如此,《共产党宣言》还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反过来成为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进行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工具。《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利己观念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2]289};三是资产阶级文化因为对资本增值的无限限制的追逐而呈现出利己性、欺骗性。《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摧毁了旧的生产方式,而且资本增值本性要求它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生产关系进行持续不断的变革,从而使社会总是处于动荡和不安定之中。由此,这是资产阶级时代所特有的,也是资产阶级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只是“把宗教虔诚、骑士热情、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2]275},不只是消除了以往一切与固定僵化关系相适应的素被尊敬的观念和见解,而且使“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合法化,导致“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卖淫”的伦理道德沦丧,导致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占据道义制高点的自由观念贩卖的不过是“自由贸易和自由买卖”的私货而已。

其三,《共产党宣言》深入考察不同阶级的经济

关系和利益关系,以此批判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反动性、不彻底性和空想性。马克思深入到对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批判当时欧洲,尤其是法国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因为这些思潮造成的观念混乱严重阻碍了当时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宣言》立足于社会经济关系,对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所展开的批判,就是此种研究的结果。在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那里,封建的社会主义,尽管挥舞着“无产阶级的乞食袋”的旗帜,给自身的思想观念涂抹上社会主义色彩,但其思想观念背后却盖有“旧的封建纹章”。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尽管非常透彻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其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回到维护其自身利益的行会制度和宗法经济中去。“德国的社会主义”是在不代表任何阶级利益的哲学幻想中,充当德国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总之,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是不理解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企图让社会历史倒退,以恢复其失去的往日的天堂。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那里,他们那半套或整套的安慰人心的观念,认为资产阶级会从工人阶级利益出发,对生产关系进行改良,从而把资产阶级的统治描绘成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是把资产者装扮成工人阶级利益的“守护神”,消解无产阶级这个使现存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里,尽管他们进一步地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瓦解因素,但由于无产阶级发展的不成熟,这种阶级对立以“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存在着,以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从而他们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寄希望于自己所精心设计的、超乎阶级对立之上的最美好社会的最美好计划的体系里,寄希望于不通过任何革命行动的试验。

其四,《共产党宣言》在批判种种非社会主义思潮的基础上,积极建构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意识形态,并且把它置于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优先地位。《共产党宣言》的核心要旨就是立足经济关系及社会生活条件,尤其是阶级关系,来批判各种势力对共产主义的攻击,阐明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在其绪论部分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2]271}。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向世界

公开共产党人的观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欧洲的无产阶级尽管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种种关于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解以及欧洲反动势力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镇压,不仅给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而且成为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蓬勃兴起的巨大障碍。因此,《共产党宣言》从共产党的纲领、宗旨和目标等方面系统建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阐明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斗争策略,并希望通过加强对工人的教育,以克服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破除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所带来的思想干扰,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争取自我解放的精神武器。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也指出,“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2]263}。可见,在《共产党宣言》看来,无产阶级要担负起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就必须首先在观念上建立起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2]292}

三 《共产党宣言》对于理解当前文化现象的方法论意义

《共产党宣言》回答了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诞生170余年来,一大批学者从中获得灵感和启示,以此来诊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产生了巨大的理论溢出效应,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地努力发现真理指明了方向。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卢卡奇的总体性革命理论、大卫·哈维的地理空间理论、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理论等等。当然,对于从《共产党宣言》生发出来的诸多理论不能盲从,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任其混淆视听,必须对其本质属性进行唯物史观的审视,以辨别其理论是非,从而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本文以为,《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意义,不可能是逻辑预设的,而只能是当下社会实践需要的产物。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作为文化哲学的《共产党宣言》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它为我们认识一元指导与多样化社会思潮并存现象、维护文化安全并发展民族文化,以及加强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

一是立足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这一现实基础,揭示各种思潮所主张的思想观念背后的本质。当前,我国思想观念领域呈现出一元指导和多样化观念思潮并存的格局。即,除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存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复古主义、折衷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3]。这些社会思潮都有其各自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理解上的不同观念和主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思潮是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总体说来,多样性的社会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出现深刻调整的结果。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带来多样化的所有制关系和经济关系,必然要在作为思想观念的文化上表现出来。即,多样性的思想观念文化是不同利益主体或利益群体自身经济利益诉求的体现。因此,多样化思潮的观念争论,不能停留在概念、范畴这个层面上,实际上,这是社会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利益格局的反映。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当下出现的一元主导与多样化思潮并存的局面,并不表示这就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而只不过是社会阶层分化而已。因为经济上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政治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文化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决定了这些思潮所主张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依然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争鸣中达到统一,在争鸣中不断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多样化思潮的存在,因为这是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反映。不同社会思潮是社会阶层利益格局的“晴雨表”。处理不当或置之不理,就会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要不断深化改革,通过国家顶层设计,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得以平衡。比如,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差别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等等,都是利益关系乃至经济关系失衡的表现。如果解决不好,人们会通过经验层面上的直观感受,产生狐疑,从而降低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如果再加上多样化社会思潮所传播的思想观念的干扰视听,会进一步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涣散,从而导致国人凝聚力的下降。

因此,我们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能以资本为轴心,而必须以人民为轴心,不能仅仅满足一部人的利益,而是要促进共同富裕。这样,我们要在大力解决利益关系、经济关系失衡的同时,对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本质予以充分揭示和有力回应并

使之正本清源,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力度,从而促进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从根本上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二是深刻认知文化安全问题生成的物质原因,处理好民族文化发展和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之间的辩证关系。《共产党宣言》关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运动逻辑告诉我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与该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文化,一定是先进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处于引领风骚的地位。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文化,既不可能做到维护自身文化安全,也更谈不上对世界文化有任何的话语权。汤林森揭示了西方世界殖民第三世界文化的经济根源。他指出,“现代性是由西方强加于第三世界的文化现象”^{[1]306}。

当前,文化安全问题的生成,一方面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关。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经济实力,在输出其发展模式的同时,也在输出其价值观,推行其文化霸权主义。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上产生的巨大的吸引力,实际上是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力量增强的产物。同样“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经吸引了其它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财富和权力的源泉”^[4];另一方面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信息传播上的比较优势,使得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传播上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导致在传播文化的信息渠道上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维护文化安全,发展民族文化,必须要引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物质力量作为文化力量的坚实基础。马克思曾经指出,“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5]。与此同时,在智能化时代,要不断创新科学技术,把体现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有效地传播出去,才能为占领话语权的制高点提供技术支持。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展民族文化,不可能逆世界潮流而动而固步自封,这既不利于我们对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了解和学习,也不利于我们对于世界上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利用,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容易滋长

狭隘的文化原教旨主义情节。反之,我们要积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能向世界展示我们的话语、宣布我们的观点和意图,而且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其他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在国际舞台上,我们的文化更能直接地、主动地揭露西方打着“文化全球化”“普世价值”旗号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本质,就是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争夺经济、政治主导权,维护自身不合理霸权地位所进行的合法性辩护。同时,我们要科学诊断当前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结症所在,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从而赢得世界上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把握话语权,才能增强文化的辐射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所以能被联合国所吸收,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就是因为这一理念反映了全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三是要立足于中国进入新时代这一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的实际,加强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永恒主题。《共产党宣言》立足于自由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运动,揭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思想控制的图谋,阐明共产党人必须持有的态度,对于统一共产党人的思想观念,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是要勇于同资产阶级的思想做最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揭穿其思想观念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二是要结合工人运动承载的历史使命,加强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三是要把现实和长远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灌输到无产阶级的头脑之中。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保证共产党人思想观念与时俱进,以担当起自身承载的历史使命和肩负的时代任务。当前,中国的社会存在发生了深刻变革,即:中国社会处于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过程之中,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阶层利益分化带来思想观念更加多元、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深入带来不同思想观念的交锋更为尖锐等等。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必须立足于新时代的实际需要,对各种不符合实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违背的错误思想观念敢

于亮剑,把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辩证统一起来,从而不忘初心,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因此,加强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关键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共产党人的头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共产党宣言》阐述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面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2]285};二是要深刻认识到共产党人的根本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285}。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6]61}。因为共产党人只有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克服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真正经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杜绝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来,从而真正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是不能停留于空喊共产主义理

想的口号,而是要结合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在实践中践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306}。因此,加强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要在现实实践中始终中牢记共产主义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6]63}。

[参考文献]

- [1] [英]J·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程恩富,侯为民.当前中国七大社会思潮评析——重点阐明创新马克思主义观点[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5-10.
- [4]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89.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4.
-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The Cultural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s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AN Bao-zho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thought that has been shrouded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or a long time has been unceasingly revealed. Yet, not enough. What is its cultural attribute? What is its methodology of cultural investigation? In relation to this, what is its implication for today's cultur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this paper,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attribute of it is to serve as the concept of presenting meaning, rather than the “humanized” category in the broad sense. It examines the culture not as a descriptive or empirical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but as a study of cultural philosophy, namely, in the era of free capitalism, ontological investigation that the bourgeoisie put forward as the concept of presenting meaning, and based on this, the ideology of proletariat is established. Hence, the real revelation of it is to make an interpretation that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the existing thoughts and ideas that are present in China's real societ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ultural philosophy; proletariat; bourgeoisie; ideology